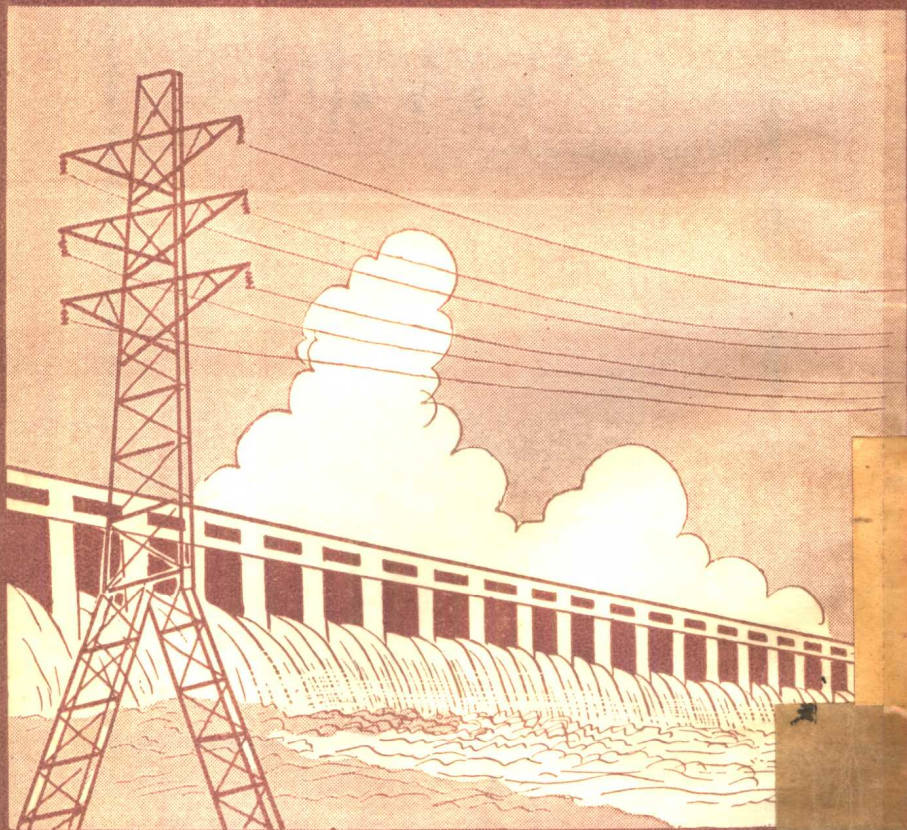


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工作

蘇·阿·雅柯甫列夫 著
顧 世 榮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工程

[蘇] 阿·雅柯甫列夫著

顧世榮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А Яковлев

Великие Стройки Коммунизма

本書根據蘇聯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一九五一年版本譯出

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工程

著者 [蘇] 阿·雅柯甫列夫

譯者 顧世榮

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東單前門四十七號

承印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

總經理 新華書店

定價 二千六百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五二年五月初版

一九五二年八月再版

(2) 3,001—13,000

書號：0064

一九五〇年八月、九月和十二月間蘇聯部長會議按照斯大林的建議作出了建築古比雪夫、斯大林格勒和卡霍夫卡水電站的決定，以及建築土庫曼大運河、南烏克蘭運河、北克里米亞運河和伏爾加河—頓河運河的決定。

這些決定使蘇聯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更充實了他們爲自己熱愛的祖國而自豪的感覺，對領導國家向共產主義高峯邁進的列寧—斯大林黨的歌頌之情。

蘇聯人民在這些決定中看到蘇聯政府、布爾什維克黨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對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底威力不斷增加所表示的巨大關懷。蘇聯人民以我們全部勝利的創造者——斯大林同志之名來把共產主義建設工程命名爲斯大林的共產主義建設工程。

這些巨大的建設工程將使我國歐洲部份的乾旱的東南地區和南方地區以及裏海的大片地區完全改變。裏海沿岸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區將絕跡。伏爾加河中游和下游的全部地區、外伏爾加河地區、南烏克蘭、北克里米亞、東南與南部各省將擺脫農業的致命傷——旱災和乾風的災害。

全地球上，沙漠佔據着廣大面積——約三千五百萬平方公里。只有在蘇聯——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底國家——人們以集體的勞動征服沙漠中的廣大地區，並在上面栽植出富饒的收成。不知疲怠的勞動者在社會主義制度的環境下改良土地，把沙漠變成茂盛的花園。

資本主義是人類底死敵，也是自然界底死敵。資本主義制度帶給勞動人民以殘酷的壓迫、貧困、經濟危機、失業和最大的禍殃——戰爭。資本主義的統治同時也意味着使土地瘠瘠，對礦物作劫掠式的開採，亂伐森林，滅絕動物。資本家在追逐利潤的過程中把茂盛地區化爲沙漠。

資本家當是按自己的興趣來「對待」沙漠的。例如，英國政府曾撥款二千五百萬鎊在澳洲沙漠

中建築砲兵射擊場。

澳洲的農業每年都受乾旱之災。水是有的，但是要用噴水井來取水。然而帝國主義者寧可建築射擊場而不掘鑿水井。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經常受破產和貧困之威脅的農民是無力來對抗自然界的災害的。美國作家凱里·麥克威廉斯在「漸趨貧瘠的土地」一書中稱：美國的小農戶「對土地是完全不施肥的，甚至是不掘井的。在二三次小麥的好收成之後，土地就枯瘠了」。美國約有五十萬戶農民因為土壤肥沃程度的消損甚至無法保證一家所需的糧食。資本主義國家中基本的農民羣衆是在小得可憐的一塊土地上耕作，沒有機器，使用的是原始農具。

只有社會主義經濟才有力量來擔當改造自然的任務和利用河川的大量潛能來為社會謀福利。

我國人民在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和最先進的蘇聯科學成就的基礎上，已經在着手建築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和灌溉系統，這些工程將改變蘇聯廣大地區的自然條件。

受灌溉和供水的新地區的面積超過美國受灌溉和供水土地的面積三倍以上。美國爲了開闢那些地區費時一百年。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我們的制度，蘇維埃制度，把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所不能夢想的那種飛速向前發展的可能提供給我們」。

由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蘇聯人民正在實現改造自然的巨大工程。我們祖國的勞動人民可以在雄偉無比的共產主義建設工程中發現斯大林同志的英明的共產主義設計計劃是如何體現於生活之中。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順利地實現着奠定共產主義社會的強大物質技術基礎的計劃。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工程的實現將促使蘇聯人民的物質福利有新的空前的提高。蘇聯政府關於建築伏爾加河、第聶伯河、頓河上的水電站和建築南烏克蘭和北克里米亞運河、土庫曼大運河、伏爾加河、頓河運河的歷

史性的決定，其基礎是斯大林對人類的關懷。蘇聯人民的生活將更富裕，更有文化內容。

蘇聯政府關於這些新建工程的決定，一下子解決三個問題：灌溉的、動力的和運輸的。世界上最偉大的水電站將以電力供給我國首都莫斯科，以及伏爾加河畔的城市古比雪夫、薩拉托夫、斯大林格勒、許多村鎮、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

現在我國在電氣化的水準上佔歐洲第一位。

數萬具強大的電動機獲得了新電站的廉價電力後將使冶金工廠、壓延管工廠、母機製造工廠、汽車工廠、拖拉機工廠和其他工廠的機器轉動起來。織布廠、製鞋廠、縫衣廠、農產品加工工廠的電氣化程度亦將提高。

在我國，電力意味着燈光輝煌的新住宅、無喧擾之聲的無軌電車、捷馳的火光閃爍的地下火車、電氣帶給蘇聯人民生活上的的一切方便和益處是說不盡的。

在蘇聯，水電站的電力是用於和平目的的，是爲了提高人民生活的物質與文化水平。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水電站，特別是在美國，是爲了資本家的發財，爲了大量的軍火生產。希特勒的美國繼承人懷着奪取世界霸權的狂妄計劃。帝國主義者使電氣爲戰爭服務。

水力發電的電力是最廉價的一種電力。利用水流的能力所獲得的電力能使國民經濟大爲節省。要獲得二百億瓩時的電力——即僅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兩水電站在一年內所供應的電力——差不多要燒二千萬噸的燃料。

再過幾年，巨大的堤壩、強大的水電站、基幹水渠和灌溉系統都將竣工。這將使斯大林時代蘇聯人民的創造性勞動更形愉快。蘇聯土地的廣大部份將被肥沃的田地、花園、草地所鋪蓋。被新的堤壩所橫切的伏爾加河、第聶伯河和頓河將成爲水量宏大的、又闊又深的河流，河道也直了。伏爾加河——頓河運河連結我們的五個海：裏海、亞速海、黑海、波羅的海、白海。

當美帝國主義及其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僕從們力圖挑起新戰爭之時，蘇聯人民以和平的勞動來鞏固社會主義祖國——不可戰勝的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堡壘——的威力。

不僅是我們蘇聯人民，全體進步人士都把巨大的水電站、運河和灌溉系統的建築視作蘇聯的偉大威力及其和平政策的表現。

偉大的斯大林建設工程再度向全世界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和不可戰勝性，這種制度開拓出無邊的領域，以便爲了在偉大的斯大林領導下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蘇聯人民的利益而發展生產力。

二

新建設工程的最重要任務之一是灌溉作用，是與乾旱鬥爭。伏爾加河、第聶伯河和頓河上的巨大水電站，新的運河和灌溉系統將使我國歐洲部分的整個東南部和南部以及裏海沿岸的廣大地區免除由散佈乾風的沙漠所帶來的可怖的打擊。

我國的伏爾加河中游及下游是肥美的地區。這裏土地寬廣，陽光充足，氣候溫暖，土壤異常肥沃。俄羅斯人民早就重視這些天然富源，從十七世紀末葉起伏爾加河流域的居民極迅速地稠密起來了。

在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中葉，這裏的居民增加得特別快。

革命以前，我國以居民數量增加而論的第一流大城市中就有古比雪夫（沙瑪拉）。薩拉托夫、斯大林格勒（察里津）、阿斯特拉罕也極迅速地發展了起來。一般說來這裏居民數量的增長是任何其他地區所不及的。

偉大的俄羅斯學者孟德列耶夫在其「俄羅斯常識」一書中寫道：我國的居民中心從暗澹的擁擠的西北部（諾夫果羅特和普斯科夫）向廣闊的、明亮的和溫暖的東南部（伏爾加河中游和下游，外伏爾加河地區）轉移。

十月革命後伏爾加河畔各城市的居民人數增長更速。在斯大林五年計劃年代，在伏爾加河畔湧現出數十個規模極大的工廠，出現了像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薩拉托夫聯合收割機廠、高爾基汽車工廠等等的大工廠。

這裏的農業也發展得非常迅速。伏爾加河下游地區之成爲全面集體化的地區，比我國任何其他地區爲早。

但是在這地區的發展道路上很早就有了自然界的障礙：乾旱不時摧毀此地的豐饒的植物。這種乾旱是由中亞細亞沙漠中的乾風帶來的。

伏爾加河流域成爲人類與沙漠堅苦鬥爭的戰場了。沙漠把自己的使者——乾風，向遼遠的西方和西北方遣送。

伏爾加河流域的一些地區被稱作「乾旱的東南部」。從北面的古比雪夫—契—洛夫鐵路線到南面的裏海，從西面的伏爾加河到東面的烏拉爾河這一地區受沙漠的打擊特別嚴重。從卡美興以下伏爾加河右岸起，到臨接伏爾加河的裏海附近草原爲止的那一部分也應歸入於乾旱之區。

這塊廣大的地區共有三千萬公頃以上適宜於農耕的土地，即超過英國的領土二倍以上。土壤是非常適合於農業的，在個別的年頭收成極好。

總之，蘇聯的東南部全是取之不盡的農業富源之地。它能供給大量小麥、裸麥、向日葵、油類、肉類、脂肪、皮革和羊毛。外伏爾加河地區的小麥是以品質高超著名的。但是乾風和乾旱帶給這地區數不盡的災害。在過去，革命以前，有些年頭伏爾加河下游和中游的穀物全都枯死了，地上連種子都長不出來，牲口也死了，人們遭受可怖的饑饉和貧困。

頻仍的乾風足以毀滅這裏的全部植物。

乾風究竟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種從中亞細亞沙漠中吹來的風。伏爾加河上的人對這種風的描寫是「天昏地黑」。這種風是很可怕的。天空變成混濁，成爲暗藍色，太陽好像一個灼熱的沒有色彩的淡紅色的圓球。極微細的灼熱的沙塵捲成巨大的柱子，滾過伏爾加河的草原，滾過河流，越過伏爾加河向右岸滾去，在途中把一切東西都吹折了，都燒光了。溫度昇高到攝氏五十度。羽毛蓬亂的飛鳥張着嘴焦慮地在草原上空飛翔。原野上的花草和五穀都萎枯了。樹上的葉子瞬息間就萎凋了。

這種風只要吹上兩三天，所有的收成全毀了，繁茂的肥沃的田野化爲荒漠。

收成的摧毀形成恐怖的災難。在沙皇時代，遇到荒年，災民便嚼樹皮掘草根，甚至吃泥土。在農民遭災的時候糧商卻大發其財。荒年時他們抬高糧食價格，使整個村鎮、鄉縣都破落了，居民四出流浪乞食。沙皇政府對人民的疾苦不問不聞，對受災農民不給予絲毫援助。

一八七三年在外伏爾加河地區發生嚴重的飢荒。托爾斯泰在那年夏天到了沙瑪拉省，他寫道：「我行經從我住所（達那留克河上的小村——著者註）到蒲索羅克七十俄里間的村落，以及向另一方面從我的住所到波爾斯克七十俄里間……以及我所經過的其他村落，我是個老是住在鄉間熟悉鄉村生活的情況的人，因我所目睹的景象而大爲驚訝：播種過小麥、燕麥、黍類、大麥、亞麻的地方全荒蕪了，簡直無法認辨這是已經播種過的田地。這是在七月中旬呀！……道路上人山人海，他們有的是到烏菲姆省去覓新住所的，有的是找尋工作的，他們中有些根本找不到工作，有些則找到的工作，而工資太少，使工人無法養家活口。」

伏爾加河流域和外伏爾加河地區的最慘酷的一次飢荒是在一八八一年，當時大部份的居民有的去逃荒了，有的就餓死了。在外伏爾加河地區過游牧生活的哈薩克人喪失了所有的牲口，其後數十年間還無法恢復原狀。

由乾風引起的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年飢荒波及俄羅斯的一半地區。農民大批地破產了。沙皇政府

不來幫助人民。沙皇、地主、沙皇官吏和富商與人民的痛苦有什麼相干呢！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起來與飢荒鬥爭。托爾斯泰、契訶夫、科羅連柯組織了對飢民的援助。

許多蘇聯人還記得一九二一年伏爾加河流域的旱災，那次旱災使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蒙受嚴重的損害。那年冬天差不多沒有降雪，到了春天河流沒有氾濫，總是波濤壯闊的伏爾加河簡直沒有越出河岸。很早就吹來了乾風。耕耘過的田地五月初就乾涸了，硬得像石頭那樣，風一吹來在田野上就捲起塵土。田野變成灰色，土地龜裂了；入海的河流、沼澤、湖泊都乾涸了；河道亦淺了，涸了。紅色的太陽沒有光輝地懸在空中，空氣中充滿了灰塵。甚至沼澤和湖泊畔的灌木的葉子也落盡了。伏爾加河岸的樹林和果園也是光禿禿的站着不見樹葉，像是枯涸了。到了六月，村鎮上的居民已經遷徙了。沿着外伏爾加地區塵土揚天的道路上蜿蜒着望不見底的車輛行列，向丹波甫與那、烏克蘭、西伯利亞、中亞細亞、庫班逃荒去。主要是在晚上行走的，因為白天酷熱難當。

祇有蘇聯政府的迅速的全面的援助才使伏爾加河流域免除了荒蕪的危險。

以後幾年中乾風又帶來了巨大的災害。

例如，一九三一年，伏爾加河流域本有難得的豐收之望；在春天和初夏時雨水及時，穀物長得跟人一樣高，已經出穗，開始開花了。突然間「天昏地黑」起來了，乾風吹來了。乾風侵襲了伏爾加河下游和中游的全部地區。甚至遠在北方——喀山區——也感到它的氣息。這種風差不多連續吹了二十天。綠油油的、黃澄澄的田野變成白色。小麥與裸麥變成一堆乾草。麥穗沒有成熟就枯涸了。在許多地區所收割得的甚至還不及所播下的多。

乾風就是這樣摧毀豐饒的收成的。一九四六年的乾風也使我國的農業大遭損失：伏爾加河流域許多地區收成極低。但是穩固的大規模的集體經濟和蘇聯國家的援助保證了旱災的影響能極快消除。一九五〇年的乾風也幾乎把莊稼毀了，整個五月間和六月的一部分時間乾風不斷地吹來，使果園、樹林

和一部分田地遭受巨大損失。

在過去，收成的毀滅是極大的危機。只有在六月下半月下的雨才能戰勝乾風，挽救莊稼。

近幾世紀來可怖的乾旱變得愈益頻繁。十八世紀有三十四次，十九世紀四十次，二十世紀上半世紀是十四次。

伏爾加河流域的土地能供給非常出色的收穫。在一九二二年，甚至連在一九二〇年收穫時落在地上的種子長出的穀物和一九二一年播種而未出芽的穀物每公頃也有三—七公擔的收成，一般的耕地達四十公擔。草長得極高，不僅是草地上，甚至連村莊街道上的草也能讓小孩們頭都不露地躲藏在裏面。

十月革命以前，與旱災的鬥爭是極爲軟弱無力的。各自爲政的在一塊土地上精疲力竭地耕作的農民，又有苛捐雜稅的重擔，能夠對乾旱作些什麼呢？！

農村資本家——富農——毫不留情地剝削農民。農民既沒有好的耕畜，又沒有農具。機器是連想都不敢想的。沙皇政府對人民的迫切需要是充耳不聞的。如要阻止沙漠的移動必需把大量水份導入外伏爾加河地區。在有人居住的地區，所有各村社，即當時所謂「全世界」（當時的農民都以他們所居的村落爲全世界——譯者註）的農民都嘗試過沿着山谷建築堤防，來阻擋水流。這種堤在沙瑪拉省的普克羅夫斯克、蒲迦契夫斯基、諾伏烏爾斯克、巴拉柯夫斯克等舊縣份中曾有過。但是這不過是一策，而需要的是滄海。如果要獲得巨大的結果，需要運用國家規模的浩大努力。在沙皇政權下這是不可能的。

有一個時候我們的著名土壤學家華西里·華西里耶維奇·杜庫卻耶夫曾在伏爾加河流域工作過，他早在一八九一年就研究出利用造林改良土地這項工作來和乾旱作鬥爭的計劃。他第一個建議在草原上種植防護林帶，作爲征服乾旱的良好方法。但是杜庫卻耶夫未得沙皇政府的支持。只有在我們的時

代杜庫卻耶夫的思想和工作才被廣泛地採用於改造自然的斯大林計劃中而付諸實現了。

在資產階級——地主的俄羅斯，在分散的小農經濟的條件下，與沙漠鬥爭的嘗試是非常脆弱的，無論如何總不能阻止沙漠的移動。

三

第一次在最廣泛的國家規模上與沙漠作鬥爭，只有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才能開始，從那時起我們國內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消滅了資產階級——地主的制度，開始了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工作。布爾什維克黨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改組全部國民經濟，把我們的國家從農業國變成爲工業國，從小農的國家變爲極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的國家，因而認爲與乾旱作鬥爭有着頭等的重要意義。

一九二一年時列寧寫道：「無論如何爲了要提高農業和畜牧業，灌溉是特別重要的。」列寧向南高加索的布爾什維克黨員號召說：「開始電氣化和灌溉的巨大工作吧。灌溉是必須的，它最會改造地區，恢復地區，埋葬掉過去的，加強走向社會主義。」

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寫道：「我們決定……盡一切可能來保證自己在將來不會遭受乾旱的偶然襲擊。……我們想沿沙瑪拉——薩拉托夫——察里津——阿斯特拉罕——斯達甫羅波爾區域製造一片最低限度所必需的改良耕地來開始這工作。」

在那時候伏爾加河下游和中游已經引起我們領袖的深切關懷了。

斯大林同志一九三四年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說：

「我們在伏爾加河流域一定要有一個完全穩定、絲毫不受偶然天災影響……的重大產穀基地。」
在與田野上的敵人——乾旱和乾風的鬥爭中，蘇聯人民依靠世界上最前進的科學。在經過科學研究的一整套防旱措施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是植林。

一九四八年按斯大林同志的創議，黨和政府通過了關於在蘇聯歐洲部份草原地帶種植防護林帶和開鑿池塘水庫的歷史性決定。防護林帶、池塘、水庫、灌溉水渠網保證伏爾加河下游和中游、裏海沿岸、頓河流域、第聶伯河地區、克里米亞等地的高額和穩固的收成。

在個別地區，有些集體農場早在戰前就已植林了。但這種工作僅是地方性的。現在則是按全國的總計劃進行。從植林的決定通過之時到現在僅兩年半（指本書著作時一九五一年四月而言！——譯者註），但是已完成了許多工作。綠色的林帶直線地綿延數百公里。這些林帶現在佔地一百三十五萬公頃。綠色的林帶沿着烏拉爾河、伏爾加河和其他河流蜿蜒着。在斯大林格勒省已經栽了六條林帶了。除防護林帶以外，在東南部又栽植有工業意義的橡樹林。那是栽在斯大林格勒、阿斯特拉罕和羅斯托夫各省的。目前這些林帶和橡樹林都還很幼小。再過幾年嫩枝就能長成高大的樹，就能在乾風吹拂的途上形成一堵強大的牆，足以戰勝乾旱了。

一九二七年時就提出了外伏爾加河地區的灌溉問題，大批專家早已開始研究。最初建議只用本地的河川——大伊爾基茲河、烏捷納河、卡拉曼河和其他河川的水灌溉土地。但是這些河流對廣闊無邊的外伏爾加河地區說來是太渺小不足道了。必定需要伏爾加河的水量。但是外伏爾加河地區的田地位於伏爾加河水位之上很多。水只能用汲水機汲上去。如果只在澆水時期引水入田，就需要極強大的汲水機和極大容量的河渠。這是極端複雜的工程，耗費也極大。那時我們的專家們提出了另一計劃：在本地河流的上游建築大水庫，差不多整年不斷地把伏爾加河的水汲入水庫中，在澆水時期水就沿運河自動流入田間。在這種場合，汲水機所需要的能力可以小得多。

但是就是這種汲水法還是需要大量動力的。從那裏去取得動力呢？建築用外地運來的煤來燃燒產生動力的汲水站嗎？這樣取得的動力太昂貴了。建築用片岩燃燒產生動力的汲水站嗎？片岩在外伏爾

加河地區和伏爾加河右岸距齊戈里不遠處的卡希底羅甫克倒是很多的，但是片岩的熱量很少，並且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加以很好的研究。那時蘇聯學者作出了下面的結論：動力應當由伏爾加河自己產生，讓它用自己的力量把河水汲高到外伏爾加河地區的田地上去。

爲了這目的就指出需要建築伏爾加河水電站，來供給所有的汲水站所需要的動力。

這種水電站最好是建築在什麼地點呢？

自然是在齊戈里。

當時已經開始設計齊戈里（古比雪夫）水電站的草案了。

在齊戈里建築水電站並不是個新建議。早在一九一〇年時沙瑪拉地方的人，布爾什維克黨老黨員，克爾齊尙諾夫斯基院士就第一次建議了。

之後，在一九一三年沙瑪拉的一個工程師在「俄羅斯技術學會—沙瑪拉分會」上作了關於建築這種水電站的可能性的報告。全國的優秀人士當時都已經在想：怎樣來使伏爾加河——永恆不斷的動力之源——爲人民服務。

來聽報告的不僅有學會的會員，還有沙瑪拉的地主，特別是奧爾洛夫——達衛杜夫伯爵領地的總管。當時所有齊戈里的土地全是屬於那伯爵的。工程師的報告遭受到懷疑和奚落。想用堤堰來阻攔伏爾加河嗎？休想！伏爾加河會沖毀任何堤堰的。它會沖去任何障礙物的！……並且僅僅遷移被淹沒的村落就需要多大的資本！不，不，不可能的。

奧爾洛夫——達衛杜夫領地的總管忿怒地說：

「難道伯爵會允許在齊戈里建築這種工程嗎？想都不要想！」

設計的草案好像是荒誕不合理的。人們把它當作希奇古怪的東西，差不多不加討論就把它推翻

十月革命後，一大批沙瑪拉的工程師早已在周密調查齊戈里，目的是要搞清楚在這裏建築水電站的可能性。現在不會有什麼奧爾洛夫——達衛杜夫伯爵來阻撓他們了。一九二〇年，當列寧提出「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的口號時，被領袖的這些話所鼓舞的埋頭研究的工程師們就加緊了他們的工作。黨和社會團體都來支持他們。

這時剛是內戰結束的時候，當時蘇維埃國家由於傾全力於擊潰國內外反革命勢力，遭受到許多的困難。但是即使在那時候，蘇聯人民還是堅信着：憑藉着布爾什維克黨的意志，列寧和斯大林的意思，沙瑪拉水電站的建設是會實現的。這種堅決信任底力量是雄偉的。工人組織和部隊的數十個代表請求工程師們利用他們的幫助來實現這建設。

一九二九年起在整個沙瑪拉河灣開始了廣泛的地質勘测工作；在水電站區域和未來的大水庫的區域進行了地形的測量和攝影。在齊戈里以及伏爾加河的左岸和河床中可能建堤和建築水電站水閘的許多地方鑽鑿了幾千公尺的鑽洞，進行水量的測量、冰的數量和「硬流」（沙粒和粘泥）數量的測量，這種冰和沙粒粘泥等是在一年的不同各季節中由伏爾加河所帶來的。

大規模的工程需要大規模的準備。

然而，蘇聯學者在擬製齊戈里水電站的建築草案時，就作出這樣的結論：單是一個齊戈里水電站不能解決所有伏爾加河的問題。這水電站可以供給大量電力把河水吸至外伏爾加河地區，並且供給伏爾加河中游地區以及甚至遠在這地區之外的工業的需要，使古比雪夫——契波克沙拉地區的一段伏爾加河河道更加直而深。但是伏爾加河的其他地區卻仍是老樣子：河中仍有淺灘，特別是從高爾基城到加里寧城的一段，伏爾加河上游的工業仍與以前一樣，缺乏廉價的動力，而伏爾加河下游及裏海沿岸低地仍將受乾旱與乾風之災，並且缺少電力。應當更廣泛更深入地來解決所有這些問題。由此就產生出伏爾加河全部改建的偉大計劃，這計劃一九三二年就開始由「大伏爾加河局」擬製。

伏爾加河擁有大量動力。它的一年平均流量，就是一年內流過的水的數量，在斯大林格勒附近是二百五十立方公里，約較第聶伯河的流量大五倍，在古比雪夫是二百四十立方公里，卡瑪河注入伏爾加河後是二百二十立方公里，在高爾基城附近是五十立方公里。

很容易設想：如果僅古比雪夫水電站一處的發電能力就有二百萬瓩，那末，伏爾加河的力量是何等雄厚。

按「大伏爾加河」計劃，這條俄羅斯偉大河流從頭到尾，以及它的較大的支流——卡瑪河、鄂卡河——都要徹底改造。有十五至二十五公尺水壓的堤壩攔攔伏爾加河流域的主要河流，把這些河流劃分為湖形的差不多水平的許多段。這些水梯全集中在堤壩上，在壩上建起水電站和水閘。

伏爾加水電站的水梯每年供給三百五十億瓩時的電力。卡瑪河水電站的水梯每年供給一百億瓩時。加上鄂卡河的水電站，伏爾加水電的總量按這計劃將達每年五百億瓩時。

在新的水流的條件下，伏爾加河上的航運獲得了大為縮短的深水道，水流也不很急。船隻的噸位也可以大為增加。差不多不需疏濬工程。所有這些將使伏爾加河運輸的成本大為減低。

在伏爾加河下游產生了利用伏爾加河作灌溉和供水的可能。

這一計劃，就其規模而言，是有史以來所擬製過的計劃中最龐大的一個。這樣偉大的意圖在過去是任何國家所不知道的！祇有社會主義國家，祇有像我們祖國這樣的經濟實力雄厚的國家才有力實現這一計劃。

這一計劃一下子解決了三個問題：灌溉的、動力的和運輸的。伏爾加河成爲汲取不盡的永恆的最巨大的電力之源。伏爾加河是外伏爾加河地區及裏海沿岸低地灌溉的源泉。最後，伏爾加河是連接我國歐洲部份所有各海和差不多所有各省的深水航道。

伏爾加河在我國的國民經濟中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對於我國居民中相當部份而言，它過去和現在都是他們生活幸福的源泉，俄羅斯人民很親熱地稱它爲「哺育他們的媽媽」。許多最流行的民歌都是與伏爾加河有關的。它的遼闊廣大，它的秀麗的兩岸風景如畫，它的森林、草原，它那春天洶湧奔騰與平時寧靜的河流，這些都曾被詩人歌誦過。俄羅斯的古典文學家岡察洛夫、聶克拉索夫、高爾基和蘇維埃作家費定、潘菲洛夫、西蒙諾夫等在自己的著作中都講到伏爾加河的人民。

聶克拉索夫是伏爾加河地方的人，他曾懷着熱愛歌詠過這條親愛的河流：
我預見到，

在我親愛的河流的

兩岸上幸運的生活中

另一時代另一景象的開端：

擺脫了桎梏的

不知疲倦的人民，

成長在、稠密地居住在

沿岸的沙漠上；

科學把水道掘深：

在平靜如鏡的河面上，

一批一批不計其數的，